

花言峭语

白夜归来

疑小说和悬疑剧。当下真正能打动中国观众的，是社会派的悬疑，因为，我们的现实太激荡了，有很多重大社会议题，这正是社会派的长项。

但当下的很多悬疑剧，更偏重于本格派，或者过于悬，或者过于疑，或者黑暗，或者唯美诡异，但却和现实相去甚远。那种类似于岛田庄司式的故事，在当下是行不通的。而优酷的“白夜剧场”却做好了社会派和本格派的调和，把两种风格的比例调配到最好。这些作品，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，不但要书写现实的细节，还要书写现实的气氛，所谓罪案，所谓侦破或者推理，只是个浇头。通过这些案件，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，社会出现了哪些问题，人和人的关系之中，也出现了哪些病理成分。

比如四月份在“白夜剧场”播出的《新生》，用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“风雪山庄”故事，引出了一个人和与他有过纠葛的人的全部人生故事，每个人提供的是他的一个侧面，一个阶段，却也带出了自己人生的侧面和切面，以及全部欲望，全部渴求，最终塑造了一群让人难忘的形象。这样的人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在任何时代都不罕见，但《新生》所采用的形式，却让这个故事格外精致，也让这个形象格外精神。

“白夜剧场”的魅力还在于，它用一个悬疑主题剧场，对故事、导演和演员都进行了重塑。故事，在“白夜剧场”，有了特别的气质和色彩，演员，在“白夜剧场”，有了新的特质和新话题。

演员的职业生涯到了一定阶段，都面临重塑

钱眼识人

路上的娜拉

我赞同“女性是一种生存境遇”这个观点，并且很多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是很不容易，也缺乏自由空间的。但是观点归观点，如果真要去评价中秋节档期公映的新片《出走的决心》，反而是希望比较纯粹地去看它，不希望电影话题成为靶子，成为攻击本身或者被攻击的目标。

电影改编自短视频平台上出圈的真人真事，原型人物至今还在路上流浪、努力生活。这就决定了电影的态度和价值观其实一开始就被限定，没有多少空间和缝隙去保持一定的独立思考。当代娜拉出走之后的困境其实更微妙，有没有想过这位路上的娜拉如果没有流量投喂会怎么样？还好电影只是停留在她被流量眷顾的高光处就够了。

大概导演尹丽川本身是诗人、作家出身，又是女性，所以对于故事情感的部分表现得细腻之余，还很有诗意。比如为主人公李红的冲动早早就埋下“抓手”，外国名歌，红色的裙子、鲜艳的花（包括塑料花）、花瓶、下雪等等，女主人公不仅仅是家暴和物质、精神困境的受害者，本质上更是女性知识分子，电影就势必博得一些精英阶层的好感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李红与张爱玲甚至亦舒的书迷是有一定重合度的，这几乎算得上导演自己的开发。电影的镜头语言还是不错的。在郑州城市环境里的李红，经常被“切割”，要么是家里逼仄环境导致的明暗混乱，要么就是阳光透过树叶的投射，要么就是家具或者公共交通的玻璃等等，就像一个无形的鸟笼如影随形。再加上李红随时汗津津的感觉，一个抑郁症患者的形象呼之欲出。

我需要很谨慎地去评价电影中的男性角色，三代男人，父亲、弟弟、丈夫还有女婿，特别担心他们会成为极致的施害者，但是分寸还是把握得不错。在这里尤其是要赞美姜武，最难的部分在他这儿，不知道为何我自己看的时候，没有觉得特别可恨，他是一个自卑的凤凰男，体制内的底层。在片尾，妻子出走之后，导演还是留给他一个怅然若失的特写镜头，他也衰老了，其实很多男性对自己的困境也是毫无察觉，打打球、钓钓鱼获得的虚荣心也不能填补黑洞。这么说当然不是为他的自私开脱，李红的幸运在于勇敢地点燃发动机。咏梅强，意料之中；姜武强，是托底的，否则

情人看剑

最怕变老的天后

更像是同一物种在不同时代的分身，顶尖聪明，彼此相看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这样的人物关系已经走得很远，比《穿普拉达的女王》里的梅丽尔·斯特里普与安妮·海瑟薇、《卧虎藏龙》里的郑佩佩与章子怡要复杂得多。在《绝望写手》里，千年老狐狸与小白兔的故事依然在上演，老狐狸不仅不服老，甚至还要从年轻人那里吸取精气，身心时刻准备重新改造，这才是保持不老真正秘诀。

关于变老的话题，时不时在剧中会出现一下。在黛博拉看来，变老最大的缺点不是胶原蛋白流失，而是来日无多，“人一辈子都在说‘总有一天’，但是对我来说，‘总有一天’就是现在。”在同代人的聚会上，她惊觉一众老人观念陈腐，爹味十足；参加年轻人的派对，打成一片，却也要面对他们对自己过去演出纰漏的指责。她不肯退出历史舞台，所以像永动机一样停不下来，争夺深夜秀主持，既是跟权势争、跟男性争、跟年轻人争，更是跟那个永不言退的自己争。

黛博拉可以不老，但也付出惨痛代价，“无敌最寂寞”。艾娃带着诅咒的语气说她只有开香槟的时候才感到寂寞，死的时候也一样。讲出这样的狠话，是因为剧终时拿下了深夜秀的黛博拉过河拆桥，撤回发给艾娃首席编剧的邀约。艾娃被迫一夜长大，向黛博拉发起强攻，她们终于成为旗鼓相当的对手。

如果国内翻拍《绝望写手》，谁会是黛博拉的合适人选，网友列举出潘虹、倪萍、蔡明等人，说不定金星、宋丹丹、刘晓庆也合适，这也侧面国产影视剧留给中老年女性的华彩角色少之又少，抓马天后的角色人设几不可见。更难找的，也包括与黛博拉搭档的“绝望写手”艾娃，平平无奇、伶牙俐齿、有书卷气、独立自主，根本不像是活在内娱的人种。

早闻狄声

《凡人歌》：算计与治愈

与简川訦此前的导演作品《欢乐颂》《都挺好》相比，《凡人歌》有许多一脉相承的特质，比如话题尖锐，人物类型，几乎是踩着当下观众的情绪作文章。剧中三对爱侣的故事，精准触及都市人对生活最为恐惧却又格外真实的想象，比如人到中年意外失业，房贷、车贷、教育费成为“三座大山”；比如勤勤恳恳在职场内卷，却终于把自己逼出了焦虑抑郁；还比如与爱人步调不同，多年相处最终败给了金钱与价值观的差异。

于是，《凡人歌》也和大部分都市题材作品一样，自带热搜体质，连没有完整追过剧的人，都能随时随地在社交平台参与剧情争议：“不想在出租房生孩子有错吗？”“为了一万块和十万块而996有区别吗？”“全职妈妈再就业有多难”……其中，那伟（王骁 饰）和妻子沈琳（殷桃 饰）的中年危机可能才是最让人扎心的一段。这个原本光鲜亮丽的二娃家庭，因那伟的失业一夜跌落，不仅重新创业举步维艰，当了五年全职太太的沈琳也不得不复出求职。

但与一般都市题材过于直接的“欲扬先抑”不同，《凡人歌》对观众情绪的拿捏更为精妙：打了观众一棍子，并不马上给一甜枣，而是在给出种种刺激情绪的残酷之后，把“失败中的胜利”拍得更加跌宕起伏。

不得不说，在《鸡毛飞上天》后，殷桃又一次把握住了那种白手起家、从头来过的女性形象。剧集开篇，沈琳是个随时随地要摆拍出岁月静好、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全职太太，甚至在复出求职时，都带着点眼高手低的骄傲；但当生活境况越来越差，她反而爆发出一种了不起的韧劲。去前下属家中当月嫂，她能勇敢自嘲“挺打脸的是吧”，也能毫不客气地拿录音证据回击男主人的骚扰，拿到赔偿一走了之。这段故事，几乎全程交织着刺痛与爽感，既有忍气吞声的痛楚，也有绝不屈服的反抗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也是理所当然。

那隽（张哲华 饰）与李晓悦（章若楠 饰）的故事，同样是在现实的痛点和理想的坚持之间跳跃：一个是在职场上卷生卷死把自己逼到极限的高材生，一个是追求做喜欢的事的自在女孩，极致的反差看似离奇，却给了观众足够的空间去反观自己：就算你把自己武装成无所不能的六边形战士，生活也未必能如想象般顺理成章。在纷纷扰扰的时代里，人人都有弱点，人人都没有太多退路，关键还是且行且看，持续向前，“没准过着过着，就过明白了”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即便多少有点不喜欢《凡人歌》那份对观众情绪显而易见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